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清風閣 第二十八回 孫大理顯靈喊冤 包公出牌示招告

詩曰： 朝廷立法頗精明，杜弊奸邪不准行。
定期三六來放告，飛刑人鬼俱皆驚。

話說包公在城隍廟宿壇，拈香托兆，心中明白，坐轎奔署內。天交五鼓，直奔書房，同師爺談心，細說忠佑顯應。用了上頓飯之後，吩咐喊吏員一名，寫了高腳牌一面，傳諭各坊保甲，沿街逐戶細查；各村各鎮庵觀寺院，旅店招商內可有閉井支鍋，天天巡視，並無一家詳報。

再說孫文理二爺自從江口分路，僱了船隻，帶了兩個伙計，一名郎風，一名毛順脚。連年生意大順，約有三萬多銀子木頭，要到建平縣城外有一行，名叫張同升老行。孫二爺將貨物一齊交下，兌了一半銀子，行主人又備豐盛酒席，唱戲款待孫二爺。

又過了數日，將銀找清，二爺他要到定遠找尋哥嫂。不知伙計起了歹意，備席請孫二爺吃酒，大醉如泥，不知人事。二人就用繩子一捆，打得渾身重傷，用羊角釘釘在鼻孔內，後用大稍袋一個，用繩子墜了一塊青石，朝轉水墩下一丟，躺下，至今不知去向。

郎、毛二人將孫文理治死，並未與人知曉，將孫姓銀子二人吞占了到手，天天嫖賭取樂。二人串通一計，寫了一封家書，差人送去，細說他有病症了，速請二奶奶來江南看看丈夫。

郎、毛二人寫了假書，星夜差人奔浙江台州府東門內大街第三家便是。差人到了地頭，問到了門口，裡面孫二奶奶問：「你是那裡來的？」送信說：「是建平縣木行張老爹，說有一位姓孫的木客人，得了重病，請奶奶去看看要緊。木行心中害怕，特差我送信前來。」奶奶開發腳力銀五錢，關了門戶，拆書信一看，只見上面寫道：

自三月又至建平木行，不幸偶得寒症，飲食不進。今日如二鼓寒山月，身似三更盡油燈。遲則難相見，永別黃泉灑淚矣。

孫二奶奶得了書信，帶了長壽子，僱了一隻船，連夜趕到建平縣東門外張家老行，見丈夫不在行中。二人假意將婦人哄誘說：「在城外一個庵內。」婦人信以為真。哄誘到一個樹林內，把婦人拖倒在地，蹬他褲子。二人要逼他節操，婦人口咬郎、毛二賊，不敢放鬆。婦人手一起打了一個嘴巴子，二人此刻被婦人打的渾身青腫。二人見孫二娘罵不絕口，二人用刀砍了他三十七處傷，又把陰戶用腳一踢，踢了一下，送了終了。渾身一剝，剝得乾乾淨淨，朝潭內一丟。

再講孫小繼叫人撈屍首，未曾起水。到了那一年七月，有人撈起屍首，差人買了口棺木暫且裝下。也不知可是大理的屍首，放在求雨壇內。

且保甲鄉長奉了包公諭示，天天扛了高腳牌，城裡城外喊，叫人伸冤。那一天走到皮五大爺門口，喊了一聲伸冤。再講孝姑娘自從生了官官，無事。那一天，喊了一聲：「乾娘，我同你到門口玩玩去。」老太說：「去呀！」再講眾家人紛紛議論說，新到了一位包大人，冰心鐵面，叫人家伸冤理枉。奶奶與老太一聽見，說：「叫門上將牌扛了來！」門上說：「小的沒有看牌，上面有一付骨牌，還有一扇粉牌。」奶奶說：「聽見有人扛牌，叫人伸冤理枉的牌，不是別的牌！」不一刻工夫，把扛牌的喊住，將牌扛至裡面。到了天井，請奶奶、老太看，只是木牌，不是紙牌。奶奶叫門上：「你看上面有字，寫的什麼東西？念與我聽。」門上念道：

前子系，後子系，子系占了子系妻。大女子，二女子，前人反被後人欺。要知冤枉事，決開河水便分明。

孝姑娘聽了念畢，哭了一聲：「爹爹呀！」昏迷過去，不省人事。

獨獨五爺今日無事，到當舖內玩玩。此刻老太叫人燒開水沖生薑湯灌下，有兩袋煙工夫，慢慢甦醒回來，歎了口氣，吩咐人到當舖內把五老爺請回來，說：「奶奶同老太太到了門口玩去，看見了一面牌，拿家來念了一遍，奶奶想了苦楚，抱牌哭了絕過去了。」家人到當舖看見五太爺，急急忙忙說：「五太爺，家裡奶奶看牌看了絕過去了！」說：「在那塊看牌的？」

「在門口看牌的。」「同那些人看的？」「同老太太、門上李胖子看的。」五爺說：「奶奶要看牌，為甚到門口看牌？有多大輸贏，就看絕過去了？為什麼家裡老媽丫頭少可消遣？」管家把包公牌，不曾說明抱牌伸冤哭了絕過去了，他只說看將絕過去了。五爺飛即坐轎回來，到了門口，看見門上，呼喝一聲：「為甚你同奶奶看牌看了絕過去，他不回來？」也不等回話，直奔裡面。

老太細說情由，要老爺抱牌替岳父伸冤。一宿已過，次日清晨，皮五爺坐轎至定遠縣抱牌，孝姑娘伸冤，且聽下回分解。